

第十二回 為深情魂遺金鳳釵

詩曰：（集唐）

寂寞山窗掩白雲，（權德輿）

春風應自怨黃昏。（韓偓）

舞鸞鏡匣收殘黛，（李商隱）

環佩空歸月下魂。（杜甫）

話說陸希雲自赴公車，朔風凜冽，逼歲遙征。至明年正月，方抵京師。舍寓既定，便尋至生邸。二人相見，握手道歡。希雲即以老夫人書信付生，錢生拆書細看，箋首無非慰問平安，並望春闈克捷之意。至中間有范夫人、小姐抵舍逾年，相數晨夕，稍免寂寞之語。生方知小姐即主於家，欣然色喜。書尾又云：「秋煙去歲冬杪，幸獲弄璋，眉清目秀，器宇不凡，今已彌歲矣。並此附聞數語。」錢生大喜，於是收攝精神，杜門不出。或值希雲在寓，擬題構文，講析經義，每至內夜而息。

及三場畢後，希雲下第，錢生竟獲高捷，少不得雁塔書名，瓊林赴宴。既而希雲策蹇南歸，錢生造寓言別。希雲道：「前歲吾兄係獄，賈文華適在裴寓，為兄辯剖甚悉。今賈生以谷斯生所譖，發在刑部勘鞫已半月矣。去家迢遠。誰為救視？若吾兄肯向老裴一言申救，則老裴必然聽兄，而賈生方有再蘇之機耳。」錢生喟然道：「吾曩遇文華，曾以微言規諷，惜乎彼不能喻，致有今日之事。雖在泛然一面，猶當力救，何況有德於弟，敢不領教乎？」希雲大悅，錢生以贖儀厚贈，直送至盧溝橋，然後分袂。

當入殿試，卷有班馬文章，鐘王字跡之批，因「黼黻」二字有訛，乃置三甲，工部觀政。時王梅川正在銓部，又使人謂生云：「若得入贅，本部主事可得也。」錢生不從，遂不獲與選。然是時，朝綱日紊，錢生亦無仕意。因文華一事，持令長班持刺，經拜裴玄，玄見錢生已成進士，足恭款接。閑敘良久，錢生以文華為懇，玄笑道：「我待彼厚，而彼負我實甚。若他人言，弟決不從，今以兄命，當即有釋之。」及玄回拜，錢生又極力言之。奈歸心甚急，不能候賈釋獄，乃留書一封，託王季文轉送裴玄。膏東秣馬，擇日出京。

在路兼程迅發，將抵東昌，鳴皋先已遣人在驛迎候。進衙相見畢，鳴皋道：「自任春闈報捷，使我喜而欣舞，即具病揭，辭諸撫臺。雖蒙撫臺慰留至再，士庶有借冠之請，然以恩蔭，歷官至二千石，願已足矣。況得賢侄步武前修，與宗有望，而鱸魚正美，轉覺歸興濃耳。故專俟錦旋，不日交印二府，與爾同返金陵。祭墓之後，爾便回家省母，不知任意以為何如？」錢生道：「叔父之命，敢不遵依，但不肖偶叨一第，何足為榮。若以吾叔河清素望，方將折衝樽俎，奚即以歸隱為急哉？」鳴皋道：「方今蕭牆隱不測之憂，四野有倒懸之苦，材非經濟，豈可尸位素餐，故不若拂衣而去，以栖遲於桑間十畝。吾志決矣，子無強勸。」少頃，同知張沁，理刑俞忠吉，鄉紳馮訥，俱來奉賀。當晚，鳴皋設宴以請同寅，盡歡而散。次日，錢公便欲起身，錢生告以瑤枝訂姻一事，公笑而許之。生以便服，只帶紫蕭跟隨，迤邐出城，來到白家門首，但見竹扉靜閉，叩喚數次，翁方啟扉而出。一見錢生，扑簌簌淚珠滾下。白嫗聞知，亦即出來，持生而哭道：「君害我兒，君害我兒！」錢生驚問其故，白翁道：「自從去年人日，君與吾女訂姻，一去之後，杳無信息，致使小女思鬱而亡。今已七日了，教我白頭夫婦，再靠誰人？真害得我好苦也。」言訖，大哭。乃引錢生進內，靈柩即在壁也，錢生撫棺一慟，昏絕於地。有唐崔護詩為證，詩曰：

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
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白翁夫婦慌忙呼喚，移時而醒，翁又取出瑤枝留詩一緘，錢生拆開視之。乃是集唐四絕，備述訣別之意。詩曰：

離恨空隨江水長，（賈至）

雁飛猶得到衡陽。（王昌齡）

時時引領望天末，（孟浩然）

猶把梅花愁斷腸。（李群玉）

登高遠望自傷情，（長孫佐輔）

北雁歸飛入冥冥。（賈至）

幾度相思不相見，（楊巨源）

黃鸝空轉舊春聲。（武元衡）

鶯轉高枝燕入樓，（張仲素）

羅衣濕盡淚還流。（裴交泰）

一朝憔悴無人問，（盧照鄰）

夜夜孤魂月下愁。（杜牧）

不如行路本無情，（長孫佐輔）

夢逐東風到洛城。（武元衡）

緘此貽君淚如雨，（李端）

須知後會在來生。（白居易）

錢生誦訖，止不住涕淚交下。白翁夫婦亦復捶胸大哭。錢生慰之道：「曩與今愛一言訂約，則夫婦之盟已定，豈以人亡，而失半子之禮。今某幸獲登第，俟俟至姑蘇，稟過老母，即當遣人迎接。念死者不可復生，翁宜自遣，勿致過哀成疾。」白翁方知錢生已成進士，乃收淚致謝。錢生忙令紫蕭備設醢果作奠，又為文以祭曰：

嗚呼！窮泉一墜，悠悠古今。死生雖隔，不泯者情。憶卿之玉容兮，橫遙山而眉嫵。凝秋水而神望，想卿之素肌兮，凝玉容而

杵，含明日於胸襟。夫何，彼蒼既鍾卿以蕙心紈質，而獨靳予以遐齡？

寶柱弦斷，玉蕭無聲。或亦雙成暫謫，向瑤臺而遡返；諒非羿妻竊藥，奔月窟而長生。而何以逐彩以輕散，同朝煙以俄零。嗚呼哀哉！

記昔去年，邂逅而遇，觴浮柏葉，額點梅馨，共熏爐以坐晚，援白雪而聯吟。爾既邀我以伉儷之約，我亦許爾以山海之盟。本謂百年之好，諧於一夕，而庶幾縮鴛鴦之繡帶，並翡翠之芳衾。孰知疇昔之念，俱屬無妄，而百哀紛感，愴空帷於此辰。嗚呼惜哉！

江波洶涌兮，雌劍已失。夜臺杳渺兮，別鶴徒鳴。婉然在床，彷彿容光而若見；曠焉隔世，想幽會而難尋。返魂之香莫改，種杏之術無靈。留鏡奩之殘黛，懸總幌而淒清。

嗚呼！歲寒則暑，日昃則盈。知有生之必死，奚惆悵而悲深。惟怨爾以蜉蝣之衣，瞬息而化；日及之萼，未開而傾。顧餘尤不能無恨者，葉輕盟約，鼎視功名。竟淹留於京邸，而使爾悲懷以歿，是餘之罪也。又安得不屢嘆而思卿！爾有父母，甘旨是承。爾之靈輻，移殯荒塋。茲以澗藻，聊既微忱。神爽有期，留珀枕以待夢；香魂如在，託環佩而傳音。此餘謂死生雖隔，而不泯者情，殆思感之所或致，詎誕妄而不足憑者耶？

錢生讀罷祭文，伏地而哭。雲峰感生情重，雙手扶起，殷殷相謝。是夜，即宿於白翁家。將至更餘，紫蕭已是沉沉睡熟，錢生猶明燭獨坐。俄而一陣旋風，吹得燭火無光，半明半滅，又聞西北隅，悉窣有聲，錢生似夢非夢，忽見一個女子，縞衣紅裳，冉冉而至。大聲唱問道：「人耶？鬼耶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妾乃瑤枝鬼魂也。自去春君別之後，日夕懸眸，竟無雁脰只字。及至秋闈，君易姓為魏，自在北場中選，而妾不知，謂君下第，自此憂思抑鬱，一病而亡。日間，承君賜奠，具見高情。趁此夜闈，特來鳴謝。」錢生平昔畏鬼，每夕必有二人旁臥，方得安寢。那夜因以情愛所牽，了無怖意，既而燭火漸明，細看瑤枝，豐姿如故。乃嘆道：「朝來一聞訃變，使小生悲苦填膺，方恨無少君之奇術，不意姐姐竟能現形相會。」瑤枝道：「妾之此來，非敢以泉下餘魂，迷惑君意，只因與君有再世之緣，特來面託。」錢生驚喜道：「吾嘗閱《牡丹亭記》，至杜麗娘還魂之事，以為若士寓言，而未敢輕信。今姐姐云再世姻緣，莫非亦能返魂，而與予了卻前盟否？」瑤枝道：「妾見冥王，備以雪夜訂姻，及伉儷未諧，憂鬱而亡的緣故細細陳述，冥王亦為感惻，便令判官查覆。判官先查君云：『錢某不染淫私，奉上帝之命，增壽一紀，今科已經聯捷，應有三位妻房，官至三品。』又查妾云：『瑤枝還有四紀陽壽，應在陰司四十九日，方得還魂，合為錢某側室。目下天氣漸炎，只恐屋舍腐壞，乞著當境土地，即運寒冰護尸，方能轉回陽世。特此查覆』。冥王即差鬼卒送妾在南獄魏夫人帳下，蒙夫人授妾以靈液之丸。其丸以靈液草修合，草生大宛之西，條枝國弱水之旁，一千歲而抽葉，又一千歲而吐花，俟花褪之後，取汁搗爛，雜以犀珀為丸。凡死者含之於口，雖在酷暑，肌肉不壞，至七晝夜而復生。昔東方朔為虎傷足，西王母以草敷在傷處，頃刻而愈，即此草也。日昨，夫人正與少室仙妹下棋，忽命妾云：『爾夫衣錦而歸，將到汝家探望，汝宜回去一見。』故妾今夜得以魂魄會君。乞君致語者父，俟終七之期，千萬開棺。妾得再回陽世，皆出於郎君之所賜也。」言訖再拜。錢生道：「若得姐姐再生，天大之喜，敢不牢記，以語尊翁。」瑤枝又再三叮囑，仍回西北隅，奄然而沒。錢生半信半疑，驚愕久之。忽火光一暗，瑤枝又在面前。錢生道：「姐姐去而復來，還有何言？」瑤枝道：「回生之事，世不常有，只恐家父未必信君。妾長眠時，老母以金鳳釵為殉，今妾以釵留在君處，如果不信君言，即以此釵付之，則家父必然無疑矣。」乃向鬢旁拔釵付生，須臾一陣陰風，瑤枝回首，轉盼數次，隨風隱隱而散。錢生不勝神異，竟忘一齊之倦。俄而雞鳴於時，東方已白矣，乃喚起雲峰，即以告之。雲峰笑道：「若得小女再生，實老朽萬分之幸也。但今仲夏天炎，不要說四十九日，只怕七日之間，已肌體朽腐矣。此必錢翁思憶小女，故得此奇夢耳。」錢生笑道：「令愛真有先見之明，特以鳳釵為證。」雲峰取釵細看，大驚道：「小女屬纊之時，寒荊曾以此釵為殉，今有此奇事，則還魂之說，斷無疑了。嘗聞馮媧七月而重活，麗娘三載而復生。由此觀之，彼傳記所云，信不誣矣。」正在嗟異，忽聞叩門甚急，原來是錢公遣人催接，錢生乃與白翁夫婦，約以後期，灑淚而別。

回至衙中，問公借俸銀五十兩，遣使送與雲峰，以為瑤枝回生藥餌之資。錢公急於離任，惟恐父老遮留，是夕先以琴書行李發出。次日五鼓，悄然出城。回至白下。錢生即到墓祭祖，又向族中一一拜望畢，便過訪許翔卿。不料翔卿於一日前，已到孤山，探候范公去了。錢生嘆道：「翔卿高誼，真有古人之風。」遂辭別鳴皋，即日起程，回至姑蘇。但見陳府尊已曾送到進士肩輿，門第一新此時老夫人已稱為太夫人了，登堂拜見，問安已畢。秋煙姐歡天喜地，抱了寧馨，出來迎接，寧馨見生，便笑嘻嘻的，要生懷抱。錢生細看寧馨，果然生得眉宇清秀，不勝欣喜。又請出范夫人相見。施禮未畢，范夫人便哭倒在地，秋煙姐慌忙以手攙扶，錢生驚訝不已。以問太夫人，太夫人備言：「避暑園莊，於五月十八賽神之夜，忽有穿緋袍的直進中庭，背負小女而去，竟不知是人是鬼。迄今月餘，遍處尋訪，杳無蹤跡。」

錢生聽罷吃了一驚，多時目不能瞬。既而泣道：「兒因求聘小姐，死裏逃生，尋得明珠，不料回轉白門，老年伯忽遭奸賊之害，已經奉旨北上，及兒進京探候，又值年伯出佐戎行，無由一面。後來睹母親慈諭，始知伯母、小姐避居家下，意謂僥倖一第，則姻事可以立就。不料又生此變，不由人不痛心也！」乃取出明珠，雙手奉與范夫人，夫人泣道：「小女尚無蹤影，怎敢收領此珠？」錢生道：「但請老伯母收下，小姐雖無下落，不肖自當遍處尋覓。」范夫人只得含淚而收。至夜，秋煙訴說繡琴之事，錢生亦為痛恨。少焉，共入羅幃，邀雲覓雨，兩情纏綿，樂可知已。

次日，先去拜謝了崔子文，以至陸希雲、李若虛。俱拜畢而回，方與范夫人商議，忽錢貞報進，有一姓常的在外求見。那姓常的是誰？原來即是常不欺。自那日脫離陶園，便欲附舟回去，行至半路，忽又想起：「都是鄭心如設計，劫了范小姐，卻又只顧自身脫去，把一場人命，幾乎使我李代桃僵。我今不免報知錢宅，一來說明心如兇惡，以消此恨，二來索些酬謝。」躊躇半晌，便即轉身到蘇，問至胥門，恰值生方抵家，出來相見。問了姓字，常不欺便把鄭心如設謀，賣花婦做腳，從頭至尾，說出根由。錢生又喜又恨，拱手稱謝。因問道：「那賣花婦是誰？」不欺道：「叫做梅三姐。」話聲未絕，只見梅三姐穿了一套新衣，進來叫喜。錢生怒從心起，厲聲詰問。梅三姐看見常不欺在座，驚得面色通紅，不敢開口。錢生便即進內，稟知太夫人。太夫人大怒，忙呼婢婦，把那梅三姐剝去衣裳，亂棒捶擊。梅三姐料難隱瞞，只得招認。范夫人咬牙切齒，痛罵不已，復以利錐，刺其肩臂，流血至踵。

當晚僱船二只，一船范夫人與紅蕖諸婢，一船生與不欺，連夜至蘇。但見園扉鎖閉，扉上粘一示諭曰：

本宦示：照得南湖別墅，向著家人馮二管葺。近馮二盜竊器玩，並什物等件，於本月初五，寅夜逃去。已經出捕緝拿外，如有無賴棍徒，到園騷擾，以致戕損花木者，定行送官究治不貸。

錢生念罷示諭，驚問不欺。不欺道：「我看那馮二，亦非良善之輩，此必陡起奸謀，把小姐載往別處去了。」錢生又遣人遍問鄰

居查問，俱推不知，只得悵然返掉。是夜，泊船平望，將至二更，范夫人嗚嗚咽咽，悲啼未息。錢生亦反覆不能睡去，起來靠窗而坐，忽聞領船，有一婦人唱道：

〔山坡羊〕靜蕭蕭碧梧庭院，冷淒淒雕欄倚遍。悶懨懨銀箏漫擲，聲切切思繞天涯遠。端的是難消遣。盼雙星，獨不眠，秋風應把應把黃昏怨。月色砧聲，紐做愁腸一片。良緣，何日調和琴瑟弦。蒼天，恨入煙花誤少年。

〔前腔〕一行行歸鴻初見，一聲聲哀蛩似怨。一陣陣涼風繞窗，一點點淚向羅衫濺。最可憐，抱琵琶向綺遙。幾回羞把，羞把霞杯勸。怎得拋離舞衣歌扇。門前，不羨王孫車馬喧。池邊，只羨雙飛戲水鴛。

那婦人唱得哀音宛轉，絕似孤鶴唳風，清猿泣月。錢生側耳靜聽，不待曲終，已青衫淚濕矣。料是娼妓之流，著人邀喚，那婦人隨即過船。錢生驚問道：「爾是維揚趙嫗麼？」其婦仰首一看，亦驚訝道：「原來是姑蘇錢相公。」錢生即問友梅何在？趙月兒便把老夫人被逐、及至臨安嫁與程生，細陳始末。錢生又問友梅嫁去，與程生相合否，月兒道：「小女自嫁程生，不及兩月，忽然不見。那程生反到妾家要人，妾即向程索命，彼此訐訟年餘。程已傾家破產，飄流遠去，妾亦不能度日，嫁與商人。今夜湖光蕩漾，月色橫空，想起少時光景，不勝傷感，因唱小女所度之曲，以解悶懷耳。」錢生叩舷而嘆道：「嗟乎！我意友梅，尚有相見之日，今聽汝言，已做了斷雲浮梗，不獲與梨花同夢矣。」言訖，淚如雨下。月兒亦覺淒然，旋即起身告別。

時已夜半，錢生促喚解維，風帆迅速，瞬息至家。便把愨公子等訟於府尊，府尊立刻出牌，先把梅三姐拘到。不待用刑，梅三姐一一招出。府尊大怒，掣簽重責二小，收禁獄中，以俟關到愨公子、鄭心如，一齊聽審。

畢竟後來如何，且待下回解說。

[返回 >> 合浦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